



貴耳集卷上

宋鄭州張端義著

明虞山毛晉訂

余從江湖遊接諸老緒餘半生鑽研僅得

短長錄一帙秀巖李心傳先生見之則曰

余有朝野雜錄至戊巳矣借此以助參訂

之闕余端平上書得罪落南無一書相隨

思得此錄增補近事貽書索諸婦報云子

貴耳集

卷上

錄非資治通鑑奚益于遷臣逐客久之久

矣余悒悒彌日歎曰婦人女子但知求全

于匹夫斯文奚咎焉大抵人生天地間惟

聞中日月最難得使余塊然一物與世相

忘視筆硯簡編爲土苴固亦可樂幸而精

力氣血未衰豈忍自叛于筆硯簡編之舊

對越天地報答日月捨是而何爲耶因追

憶舊錄記一事必一書積至百則名之貴

耳錄耳爲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  
人有入耳著心之訓又有貴耳賤目之說  
帳前錄之已灰喜斯集之脫藁得婦在干  
里外雖聞有此錄束縑之怒不及矣錄尾  
述其大畧竊比太史公自序云淳祐元年  
十二月大雪日東里張端義序

思陵偶持一扇迺祐陵御筆畫林檎花上一鸚鵡

令曾覲進詩云玉輦神遊事已空尚餘奎藻寫

耳錄

卷上

二

春風年年花易無窮意盡在蒼梧落照中思陵  
感動出涕程史所載康與之非也

孝宗朝尚書鹿何年四十餘上章乞致其事上驚  
諭宰臣問其由何對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故稍  
矯世之不知分者耳以此語奏上姑遂其請在  
朝者皆以詩祖之何歸遂築堂扁曰見一蓋取  
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

慈聖一日見神考不悅問其所以神考荅曰廷臣

有謗訕朝政者欲議行慈聖曰莫非軾轍也老  
身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悅得二文士問是誰曰  
軾轍也朕留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和東坡始有  
黃州之謫在臺獄有二詩別子由詩奏神考慈  
聖亦閱之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  
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  
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  
又結來生未了因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  
道場屢月故有此語

徽考寶籙宮設醮一日嘗親臨之其道士伏章久  
而方起上問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  
方畢始達上問曰奎宿何神荅曰卽本朝蘇軾  
也上大驚因是使媿能之臣譖言不入雖道流

之言出于儻恍然不爲無補也

壽皇未嘗忘中興之圖有新秋雨霽詩云平生雄  
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嘗憂勤規恢須廣大曾  
作春賦有曰予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之爲  
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洒然若膏雨之萌芽生  
生之德無時不佳又何羨乎炫目之芳華示徐  
本中命其校訂曾覲因譖徐云上春賦本中在  
外言曾爲潤色壽皇頗不悅本中自知閣換集

貴耳集

卷上  
四

汲古閣

英殿修撰江東漕後許國用此典故換文階端  
平間試詞科出壽皇春賦頌試者皆不知之此  
無五十年間事士大夫罔聞之矣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峰問輝  
曰旣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  
又有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要念觀音  
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因進圓覺  
經二句使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經本四

字一句以三句合而爲二句孝宗大喜有奎翰  
入石

漢初黜申韓崇黃老蓋公有曰治道貴清靜仲舒  
三策本于黃老不失爲儒者積至五七百年東  
晉清談之士酷嗜莊老以曠達超詣爲第一等  
人物

德壽中興之後壽皇嗣服之時莊老二書未嘗不  
在几格間或得一二緇黃之講說息兵愛民不

貴耳集

卷上  
五

汲古閣

事紛華深得簡淡之道外庭儒者多以此箴規  
惟呂東萊言之甚切嘗讀中庸大學之書不當  
流異端之學殊不知聖心自與此理圓明雖曰  
異端自有理到處尊經之意不得不嚴

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玲玉問之何義講官荅曰  
人臣卒給之玲玉欲使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  
但要名不朽何用骨爲

德壽與講官言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

量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雖學士大夫未嘗說到這裏

韋太后自北歸有四聖一圖奉之甚嚴委中官張去爲建四聖觀秦相偶見之問所以然退以堂帖呼張去爲張寤甚泣告太后思陵因朝退語及建四聖觀本末秦相奏云先朝政以崇建宮觀致有靖康之變內庭有所營造豈容不令外臣知之中貴自專非宗社之福卽日罷役改爲貴耳集

卷上

汲古閣

都亭驛後三年思陵諭秦相以孤山爲四聖觀殿宇至今簡陋

德壽在南內壽皇奉親之孝極盡其意德壽好遊樂壽皇一日醉中許進二十萬緡久而不進德壽問吳后北內曾許進二十萬緡何不進來吳后云在此久矣偶醉中奏不知是銀是錢未敢遽進德壽云要錢用耳吳后代進二十萬緡壽皇感吳后之意調娛父子之歡倍四十萬緡以

獻本朝女后之賢皆類此也

曾懷在版曹效蜀中造會子始得三百萬孝廟在  
宮中積三百萬見鑑準備換會三五年浙中粟  
賤造六百萬爲和糴用繼後印造不止六百萬  
萬矣辛未以二易一當時議者必曰貽害于後  
今以五易一倍于二易一矣十七界不及六十  
七文行用殊不知十九界後出又將十八界以  
十易一矣此一項利害難以虛言勝愚民之術

貴耳集

卷上

汲古閣

至此而窮學士大夫強出新奇欲行稱提之法  
愈稱提則愈折閱矣有一小喻子譬如寒士將  
一褐行質于予本家無錢可贖欲往其家講說  
語孟汝將所質見還天下必無此理今之稱提  
空談何異講語孟而取質也

秦會之當國偶虔州賊發秦相得報夜呼堂吏行  
劄數日以賊聞一日德壽問虔州有賊何不奏  
聞秦云小竊不敢上勞聖聽陛下何以知之

曰普安說秦既退呼堂吏云普安一宮給使請  
俸不齊取榜來遂閣兩月壽皇聖度高遠亦不  
以此爲意議者疏秦擅專之罪德壽建思堂落  
成壽皇同宴問德壽何以曰思堂德壽荅曰思  
秦會也由是秦氏之議少息

壽皇忽問王丞相淮及執政近日曾得李彥穎信  
否臣等方得李彥穎書紹興新造蓬萊春酒甚  
佳各廳送三十樽壽皇曰此間思堂春不好宰

貴耳集

卷上

汲古閣

執卻不敢受嘉定以來有珠玉之貢聞此可愧  
矣

壽皇議遣湯鵬舉使虜沈詹事樞在同列間發一  
語操吳音曰官家好歎此語遂達于上大怒差  
四從官審責沈曾與不曾有此語對云臣有此  
語卽日謫筠州湯侍御史使虜壽皇專差中貴  
貽貽等人使回程先取國書星夜以聞壽皇得  
之啓匣元封不開國書復回湯以專對失職得

謫湯以先言有驗得歸

石湖范至能成大以中書舍人爲祈請使至虜庭頗立節葛王臨辭有言曰天下是天下之天下有德者得之但使宋帝修德而已不憂天下之不歸壽皇所以聖德日新基于此也

壽皇欲除知閣張說簽書樞密院在朝諸公力爭獨石湖不荅或者皆疑之忽一日壽皇語及張說石湖奏云知閣如州郡典客不應使典客便貴耳集

卷上  
九

汲古閣

與知閣通判同列何以令衆庶見壽皇感悟遂寢此除易曰納約自牖此之謂也

周益公以內相將過府壽皇問欲除卿西府但文字之職無人可代有文士可薦二人來益公以龐祐甫崔敦詩薦上問曾見他文字否公云二人皆有所業內銳歌甚好可進來是年適郊祀公卽日進入壽皇後與公言龐之文不甚溫潤崔之文頗得體崔自運司斛面官除祕書省正

字兼翰林權直權直自崔始

孝宗萬機餘暇留神棊局詔國手趙鄂供奉由是  
遭際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鈐因郊祀乞奏補  
懇祈甚至聖語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  
久之云卿與後省官員有相識否趙云葛中書  
臣之恩家試與他說看趙往見葛具陳上言荅  
曰爾是我家裏人非不要相周全有礙祖宗格  
法技術官無奏薦之理縱降旨來定當繳了後  
貴耳集

卷上

汲古閣

供奉間從容奏曰向蒙聖旨今臣去見葛中書  
具說堅執不從壽皇曰秀才難與他說話莫要  
引他趙之請乃止壽皇聖明非特處君子有道  
雖處小人亦有道也

葉丞相顥與林安宅最厚嘗有簡往來丞相之子  
用林簡粘于壁林後謁丞相見之不樂而去林  
後除察院首章論丞相由是去國疏上事以風  
聞彼時君臣得以自通葉抗章自辨壽皇付棘

寺窮究林之所言乃是葉衡丞相之事林以誣罔得謫葉再相

孝皇同恩平在潛邸高廟乃書蘭亭序二篇賜二王依此樣各進五百本孝皇書七百本上之恩平卒無所進高廟賜二王宮女各十人普安問禮之當何如史浩云當以庶母之禮待之高廟問二王待遇之狀言普安加禮恩平無不昵之者大計由此而決

貴耳集

卷上  
十一

汲古閣

殿司軍籍闕招三千人諸軍掠人于市行都騷然有軍人秦忠楊忠擅入胡珍家毀擊器具送棘寺上欲以軍人秦忠楊忠與百姓陸慶童皆從軍法浩曰況百姓自有常法豈可一旦律之軍法孝皇大怒浩奏陛下惟恐諸軍有怨言故必欲兩平其罪以安其心不思百姓不得其平其出怨言亦可畏也陳勝吳廣等死國可乎上變色震怒曰如此則以朕比秦二世也上拂袖徑

降旨密院施行浩以自念備位宰相言不見聽  
使民無罪以死法卽奉祠相不及數月而去

莫濟宰錢塘春暮有一老兵醉入縣咆哮無禮不  
問其從來杖而去之卽德壽宮幕士也大璫奏  
知高廟大怒宣諭孝宗莫濟卽日罷一年後偶  
常州闕守宰執奏欲得有風力之人可以整頓  
涸弊孝宗云朕有一人向會打德壽宮幕士者  
莫濟也卽知常州莫纔作邑及年而得郡孝宗  
貴耳集

卷上  
十二

汲古閣

不次用人如此

憲聖在南內愛神怪幻誕等書郭象睽車志始出  
洪景盧夷堅志繼之唐已有此集三卷夷姓堅  
名也宣和間有奉使高麗者其國異書甚富自  
先秦以後晉唐隋梁之書皆有之不知幾千家  
幾千集蓋不經兵火今中祕所藏未必如此旁  
搜而博蓄也

南軒自桂帥入朝以平日所著之書并奏議講解

百餘冊裝潢以進方鋪陳殿陛間有小黃門忽問左司甚文字許多張南軒斥之曰教官家治國平天下小黃門荅云孔夫子道一言可以興邦孝宗聞此言亦笑東萊修文鑑成獨進一本于上前滿朝皆未得見惟大瑞甘昺有之公論頗不與得旨除直祕閣爲中書陳騃所繳載于陳之行狀

哲廟紹聖四年進入寶改元符元年至三年泰陵

貴耳集

卷上  
十三

汲古閣

上仙嘉定十七年得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盧祖臯在玉堂草詔用元符典故太學前廊茅彙征與盧言詔不當用元符事盧始驚茅不願推寶賞改崇慶元年至三年茂陵上仙其亦偶然相符如此

濟邸擇妃大瑞王命來宣押憲聖之姪孫女獨尊長節度使吳鑄不悅同姪孫女辭家廟鑄乞與大瑞言乞奏知中殿臣家自有憲聖可以主張

門戶其次第光輝不藉此女只有疎脫大璫云  
只是官家中殿聖意節使如何有此說鑄云他  
父母不曉事非鑄本心他日必爲憲聖累莫道  
鑄不會說後有黃冠之命鑄亦可謂賢矣

宣和間有詔表文語忌詔云朕篤奉先烈表云陛  
下德邁九皇劄皇子文有克長克君此劉嗣明  
撰也容齋隨筆云京師二吏一翰林孔目官不  
肯進克長克君之文一太常書史劉珏奏用祭  
貴耳集

卷上  
十四

汲古閣

服克軍褐吏云在禮祭服弊則焚之雖國家危  
迫不當以常時論然容臺秉禮俟朝廷索則予  
之賢于背禮而先獻也

秦陵書戒石銘賜郡國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  
民易虐上天難欺用蜀檣柅中所載孟王昶文  
云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  
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  
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

天難欺賦輿是切是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  
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  
爾爲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亦可稱後熙  
陵表出言簡理盡遂成王言

趙忠定庚申生韓平原壬申生繼庚申史忠獻甲  
申生繼壬申鄭左相丙申生繼甲申四申相乘  
自古罕有癸丑狀元陳亮死之乙丑狀元毛自  
知降第五甲丁丑狀元吳潛造闕後遭論四十

貴耳集

卷上  
十五

汲古閣

年間有四申三五之驗遭論恐  
作遭謫

嵩山祖宗陵寢所自靖康之後所存特昌陵而已  
紹興間榷場通貨持陵寢中寶器來思陵嘗得  
之爲之出涕所以孝宗日夜不遑欲恢復故土  
志在此也端平初金虜失國韃酋許本朝遣使  
朝陵使未至陵三京之師一出韃酋大怒盡將  
陵廟犁爲墟矣七廟何其不幸耶

自古以來地勢自北而南江流自西而東金亡都

汴燕趙青齊之野皆成草莽上蔡天地之中氣  
三十年來地氣不乘兵革日尋民無生意蜀自  
晉未嘗經殘破嘉熙戊戌韃虜四至如入無人  
之境成都一夕焚盡死者何止百萬人至今不  
容經理韃賊往來未已地之氣今爲不毛江之  
源今爲污濁不幸江左當地勢之南江流之東  
建瓴之勢爲夷虜得之

李唐樊若水嘗駕小舟以絲量江面闊狹之數獻

貴耳集

卷上  
十六

汲古閣

十太祖後曹王正用此策下江南國史載之甚  
詳不意百有四十年後高廟中興駐蹕臨安自  
淮以北非吾土也昔時以汴京爲萬世不拔之  
業誰知建炎至今宴安江沱萬一夷狄僮用若  
水之說如之何

本朝故事宗室不領兵蓋因真皇澶淵之幸高皇  
靖康之變以皇子除兵馬大元帥定建炎中興  
之業嘉定間趙善湘開金陵制府誅李全識者

有宗室不領兵之議遂有行宮之謗嘗記帥逢  
原爲池州軍帥有一士挾南班書見之書史云  
祖宗典故管軍不受宗室書恐違制近來兵將  
皆受宗室薦舉矣

自渡江以前無今之簪只是乘馬所以有脩帽護  
塵之服士皆服衫帽涼衫爲禮紫衫戎服也思  
陵在維揚一時擾亂中遇雨傳旨百官許乘肩  
輿因循至此故制盡泯今臺諫出臺親事官用  
貴耳集

卷上  
十七

汲古閣

涼衫畧展登轎尚存舊制他無復見之

紹興乾道間都下安敢張蓋雖曾爲朝士或外任  
監司州郡入京未嘗有蓋只是持袋扇障日開  
禧間始創出皂蓋程覃尹京出賞嚴皂蓋之禁  
有越士張蓋過府門遂爲所治後學中有詩云  
冠蓋相望自古傳以青易皂已多年中原數頂  
黃羅傘何不多多出賞錢時山東盜賊紛起故  
有此詩也

掖垣非有出身不除以蔭子除者三人王穉初寮  
之孫韓元吉桐韓之孫劉孝憲皆爲之自嘉泰  
嘉定以來百官見宰相盡不納所業至端平銜  
袖書啓亦廢求舉者納脚色求闕者納闕劄而  
已文人才士無有自見碌碌無聞者雜進三十  
年間詞科又罷兩制皆不是當行京諺云戾家  
是也不過人主上臣下一啓耳初無王言訓誥  
之體如拜平章二相三制豈不有慙于東坡如  
貴耳集

卷上  
十八

汲古閣

改元災異罪已諸詔豈不有愧于陸贄因讀陸  
放翁南唐書李王小國耳自有陶穀徐鉉錢王  
尚有羅隱不意堂堂中國不能得一士如小國  
之陶徐兩浙之羅隱者良可歎也

本朝大儒皆出于世家周濂溪以舅官出仕兩改  
名先名宗實因英廟舊名改後名惇頤又以光  
宗御名改二程父爲別駕南軒張魏公之長子  
文公朱郎中之子奉使朱弁之姪東萊呂樞密

之孫致堂胡文定公之子惟橫渠象山士子也  
張魏公開建業幕府有一術者來謁取辟客命推  
算術者云皆非貴人公不樂曰要作國家大事  
幕下如何無三五人宰執侍從此亦智將不如  
福將也魏公之客虞雍公雍公之客王謙仲范  
宗尹之客賀宗禮皆宰執也開禧畢再遇帥揚  
起身行伍驟爲名將亦非偶然麾下二十餘  
人都統制殿帥四人則知魏公推命之不誣也

貴耳集

卷上  
十九

汲古閣

伊川濂溪一世道統之宗用大臣薦爲崇政殿說  
書以帝王之學輔贊人主儒者所望自范文正  
公論事始分朋黨伊川則曰洛黨如朱光庭賈  
易附之力攻蜀黨蘇氏父子也朝廷大患最怕  
攻黨小人立黨初不是專意宗社計借此陰移  
人主禍福之柄竊取爵祿而已如君子不立黨  
伊川見道之明未能免焉淳熙則曰道學慶元  
則曰僞黨深思由來皆非國家福

沿邊有州縣城池處揚楚天長六合東淮之控廬  
和巢縣西淮之控襄陽江陵德安荆鄂之控嘉  
定始議諸州縣築城東淮則通泰高郵盱眙鹽  
城興化西淮則蘄黃舒濠無爲安豐定遠固始  
鍾離京襄則襄陽隨復荆門漢陽光化城池日  
就兵力日分渡江之後高宗孝宗非不神武聖  
慮非不宏遠獨注意揚楚廬和襄陽城壁而已  
不欲修沿邊諸城慮敵人萬一得之恐爲家基

貴耳集

卷上  
二十

汲古閣

彼若堅守此必難取如盱眙一失無計可取後  
說以貨而歸之初未嘗以兵而復也不幸楚州  
毀于許國劉倬蘄黃毀于大何節襄陽失于趙  
范悵念襄楚二城版築之用金粟與城齊矣此  
三朝留神之地一旦棄毀誠爲國家惜

舜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自宣政間  
周美成柳耆卿輩出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  
花犯玲瓏四犯八音雜律宮呂奪倫是不克諧

矣天寶後曲遍繁聲皆曰入破破者破碎之義  
明皇幸蜀宣和之曲皆曰犯犯者侵犯之義二  
帝北狩曲中之識深可畏哉

張子韶曰一吁一俞治亂所關放齊舉丹朱曰吁  
驩兜舉共工亦曰吁使堯俞之則小人得志師  
錫虞舜堯曰俞僉舉伯禹舜曰俞使帝吁之則  
君子之道消矣可吁則吁故天下莫不畏可俞  
則俞故天下莫不服

貴耳集

卷上  
二十一

汲古閣

獨樂園司馬公居洛時建東坡詩曰青山在屋上  
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有園丁  
呂直性愚而鯁公以直名之夏月遊人入園微  
有所得持十千白公公麾之使去後幾日自建  
一井亭公問之直以十千爲對復曰端明要作  
好人在直如何不作好人可以爲渡江以來相  
府廝役者之勸

毛詩聖人取小夫賤隸之言最于人情道理處誠

使人一唱三歎如山有樞三章聞之者可以爲  
戒言衣裳車馬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鐘鼓宛  
其死矣他人是保言酒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愉保猶可說至于入室則鄙吝之言極矣

東坡天人也凡作一文必有深旨撰小兒致語云  
自古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願生賢  
聖之子孫其意深切著明

元祐初司馬公薨東坡欲主喪遂爲伊川所先東  
貴耳集

卷上  
二十二

汲古閣

坡不滿意伊川以古禮斂用錦囊囊其尸東坡  
見而指之曰欠一件物事當寫作信物一角送  
上閻羅大王東坡由是與伊川失歡

東坡會葬有齋筵李方叔作致語云皇天后土鑒  
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蜀  
有彭老山東坡生則童東坡死復青

東坡在儋耳無書可讀黎子家有柳文數冊盡日  
玩誦一日遇雨借笠屐而歸人畫作圖東坡自

贊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語

東坡因訪呂微仲偶在書室坐久因見盆中養一  
龜有六目微仲出與東坡言偶晝寢久坐東坡  
云盆中之龜作得一口號奉白莫要鬧莫要鬧  
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卻比他人睡  
三覺呂大笑

宣和元夜上幸端門近臣皆進詩有問王岐公用  
甚故事荅以鳳輦鼇山問者不樂而去誰不知

貴耳集

卷上  
二十三

汲古閣

鳳輦鼇山故相謔耳岐公進詩云雙鳳雲中扶  
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聞者歎服作詩要融化  
豈可執而不通

紫巖張公謫居永州二水憂國耿耿一日慨然作  
九墨筇杖銘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  
理固已昭昭斯爲瀟湘之寶予將與之消搖筇  
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  
扶將焉用彼

种放見陳圖南曰意謂子有仙風道骨奈何尚隔  
一塵一塵謂五百年也他日必白衣作諫議然  
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于天地間無全  
名子名將起物必敗之放晚節果如圖南所言  
南宮舍人果是不好作的官職每歲賀雪表尤難  
下筆曾有一聯云普天咸有率土莫非此何等  
語也

周益公與韓无咎同賦詞科試交趾國進象表有  
貴耳集

卷上  
三十四

汲古閣

備法駕之前陳此无咎句也益公止改陳字作  
驅字遂中大科陳字不切驅字象上有用又用  
拜舞周章出本草註

綦內相崇禮在太學前廊裕陵有進枸杞根如犬  
大作賀表學官令前廊撰述皆不下筆綦欣然  
當之其用一句靈根夜吠舉學皆服用東坡詩  
云靈厖或夜吠又出白樂天枸杞詩因此後登

玉堂

余外祖王詞子文上蔣子禮除右相啓曰早登黃閣獨見名公之少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名公獨少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爲洪文敏稱賞載之隨筆李大異爲廣西憲庚申年謝曆日表云歲次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朔臨戊子是吾皇誕聖之辰當年正月一日戊子卽茂陵元命用得親切旋召入舍人院

貴耳集

卷上  
二十五

汲古閣

楊冠卿館于九江戎司趙溫叔罷相帥荆南道由九江守帥合宴楊作致語云相公倦台鼎喜看袞繡之東歸潯陽無管絃且聽琵琶之舊曲溫叔再三稱道蜀中教官作上巳日致語云三月三日多長安之麗人一咏一觴修山陰之舊事要作駢儷當如此用事

喬平章爲左相時已年八十餘因榜府門曰七十者許乞致仕爲一輕薄子書一詩于右曰左相

門前有指揮小官焉敢不遵依若言七十當致仕八十公公也合歸因是卷榜而入

鄭衛之音皆淫聲也夫子獨曰放鄭聲不及衛音何也衛詩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放之聖人之意微矣

朱希真南渡以詞得名月詞有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之句自是豪放賦梅詞如不食煙火人語橫枝銷瘦一如無但空裏疎花數點

貴耳集

卷上  
二十六

汲古閣

語意奇絕詞集曰太平樵唱

趙介菴名彥端字德莊宗室之秀能作文賦西湖謁金門波底夕陽紅縐阜陵問誰詞荅云彥端所作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喜甚有介菴集三卷

易安居士李氏趙明誠之妻金石錄亦筆削其間南渡以來常懷京洛舊事晚年賦元宵永遇樂詞云落日鎔金暮雲合璧已自工緻至于染柳

燼輕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氣象更好後疊云  
于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皆以尋常  
語度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平淡入調者難且  
秋詞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  
戚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  
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用文選諸賦格後疊  
又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疊  
字俱無斧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定窗兒獨自  
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婦人中有此文  
筆殆間氣也有易安文集

貴耳集

卷上  
二十七

汲古閣

劉季孫左班殿直監饒州酒荆公爲江東憲巡部  
至饒因按酒務屏間一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  
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携酒  
看芝山大稱賞之郡生持狀乞差官攝學事荆  
公判監酒殿直一郡皆驚劉名遂著

趙嗣良絳人也以能文爲裕陵眷遇曾兼史局如

通鑑長編重和元年十二月推修四朝會要帝  
系后妃吉禮三類賞嗣良以參詳轉秩後竄回  
北上京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故地  
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此  
殿曰五鑾乃保機之故巢也

北人張侍御有侍兒意狀可憐乃宣和殿小宮姬  
也又翰林吳激賦小詞云南朝千古傷心地還  
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誰家恍然  
貴耳集 卷上  
二十八  
相遇仙姿勝雪宮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溼淚  
同在天涯

衛元卿洋州人曾領薦不得志遊山谷間作謁金  
門詞曰花過雨又是一番紅素燕子歸來愁不  
語故巢無覓處誰在玉樓歌舞誰在玉關辛苦  
若使胡塵吹得去東風侯萬戶

北狀元汪世顯者鳳翔帥隨達人統兵入蜀綿州  
道中題詩云擁騎南來春正濃鞭梢輕拂杏花

紅綠林戰退千山月細柳橫拖一巷風玉勒有  
時閑駿馬錦繡無力挂昭弓六軍休動三衙鼓  
夢在池塘春思中

唐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  
水看取淺深愁且客遠在秋暮投孤村古寺中  
夜長不能寢起坐悽惻而聞雨聲其爲一詩襟  
抱以海喻愁非過語也

春水滿泗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  
貴耳集

卷上  
二十九

汲古閣

松淵明詩絕句之祖一句一絕也作詩有句法  
意連句圓有云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幾回  
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一句一接未嘗間斷作詩  
當參此意便有神聖工巧

作文之法先觀時節次看人品又當玩味其立意  
如退之作柳子厚墓銘自士窮而見節義三四  
十言皆自道胸中事如東坡韓文公廟碑有云  
匹夫爲百世師一言爲天下法此豈非東坡之

自課乎或者議退之不當作符讀書城南與原  
道出二手

嵩山極峻法堂壁上有一詩曰一團茅草亂蓬蓬  
驀地燒天驀地紅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  
煖烘烘字畫老草旁有四字勿毀此詩此司馬  
公書柱間大隸書且光頤來旦公兄頤程正叔  
也壁門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  
地則不危皆公八分書

貴耳集

卷上  
二十

汲古閣

陸放翁茶山上足自劔南藁後有萬餘首詩在京  
樓有詩曰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橋南書院云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卧聽兒讀  
書感秋云玉階蟋蟀吟深夜金井梧桐辭故枝  
隲括道藏語也

蕭千巖亦師茶山有樵夫詩云一擔乾柴古渡頭  
盤纏一日頗優游歸來澗底磨刀斧又作全家  
明日謀乃寓苟且一時之意

周希稷名承勲周益公甚前席之有端午一詩殊  
有諷刺誰家解祟吐千餅丹墨交輝走百靈盡  
使鼃蛇歸藥籠又纏蕭艾作人形

逸二句

安得

綵絲十萬丈東南西北繫飄零

叶祟千餅  
出太玄經

趙昌父名蕃號章泉鄭州管城人與益公同里也

益公當軸所仕但一酒官耳五十年不調居信  
上一時名勝納交戶外之屢常滿放翁皆有詩  
壽九十餘公朝尊老以祕閣正郎聘之不至石

貴耳集

卷上  
三十一

汲古閣

屏詩云君爲山中人世事安得聞入山恐未深  
更入幾重雲

王瀘溪廷珪作詩送胡忠簡謫新州囊封初上九  
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  
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  
間豈特他年公議定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初  
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挂顛危癡兒不了公家事  
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

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有  
聞于申國坐以謗訕流夜郎時年七十阜陵初  
政召對特改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堅不留乞  
祠而去告老于家壽九十有二

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訓學  
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扣其所云杜詩柳  
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嘗爲潭教與帥啓云杖  
淚過故人之墓驚鬢髮之皆非倚杖看祝融之

貴耳集

卷上  
三十二

汲古閣

峰喜山色之如舊

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人韻度清雅買硯詩云俸  
餘宜辦買山錢卻買端州一硯磚依舊被渠驅  
使出買山之事定何年遊廬山得蠲詩曰不到  
廬山辜負目不食螃蠏辜負腹亦知二者古難  
并到得九江吾事足廬山偃蹇坐吾前螃蠏郭  
索來酒邊持螯把酒與山對世無此樂三百年  
時人愛畫陶靖節菊遶東籬手親折何如更畫

我持螯共對廬山作三絕淵子爲小蓬朝聞擘  
疏坐以小舟載菖蒲數盆翩然而去道間爭望  
若神仙然

秋塘陳敬甫善有雪篷夜話三卷淳熙間一豪士  
嘗書貴家扇云春風一日歸深院巫峽千山鎖  
暮雲有滿江紅詞曰三月風前花薄命五更枕  
上春無力上李季章啓云父子太史公提千古  
文章之印玉堂真學士躋中朝公輔之班送輔  
貴耳集

卷上  
三十三

汲古閣

漢卿過考亭詩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  
啜殘羹

蒲江盧申之祖臯貌宇脩整作小詞纖雅曰蒲江  
集曾爲玉堂有感詩兩山風雨故留寒九陌香  
泥苦未乾開到海棠春爛熳擔頭時得數枝看  
有舟中獨酌詩山川似舊客懷老天地何言春  
事深松江別詩明月垂虹幾度秋短篷長是繫  
人愁暮煙疎雨分携地更上松江百尺樓余領

先生詞外之旨

趙天樂葉水心四靈之友也名師秀字紫芝作晚唐詩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雲白石巖云起來閑把青衣袖裏得闌干一片雲又云有約不來過夜半獨敲碁子落燈花移居云筍從壞砌甃中出山在鄰家樹上青呈二友云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又云一片葉初落數聯詩已清再移居云地僻傳聞新事少路遙牽率

貴耳集

卷上  
三十四

汲古閣

故人多

廬陵劉過字改之有詞云行道橋南無酒賣老天猶困英雄南樓詞蘆葉滿汀洲寒沙淺帶流二十年重過南樓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黃鶴斷磯頭故人曾到不舊江山渾是新愁欲買桂華重載酒終不似少年遊上周相詩云太平宰相不收拾老死山林無奈何送王簡卿詩班行失士國輕重道路不言心是非又云事

可語人酬對易面無慙色去留輕世事看來忙  
不得百年到手是功名有劉仙倫亦以詩名淳  
熙間有廬陵二劉

翁卷字靈舒四靈也有曉對詩梅花分地落井氣  
隔簾生瀑布云千年流不盡六月地長寒春日  
云一階春草碧幾片落花輕遊寺云分石同僧  
坐看松見鶴來吾廬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  
苔

貴耳集

卷上  
三十五

汲古閣

笠齋周晉仙文璞曾語余曰花間集只有五字絕  
佳細雨濕流光景意俱微妙題鍾山云往在秦  
淮問六朝江樓祗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路  
幾歲鷺黃上柳條晨起云閉門不與俗人交玄  
晏春秋日日抄清曉偶然隨鶴出野風吹折白  
櫻桃有灌口二郎歌聽歐陽琴行金銅塔歌不  
減賀白余有挽晉仙詩載江湖集中

銘朴翁秦望山人能詩詩愈工俗念愈熾後加冠

巾曰葛天民築室蘇堤自號柳下卽事云壁爲  
題詩暗池因洗硯渾閑知真富貴醉到古乾坤  
清明訪白石云花薺懸燈柳插檐老懷那復似  
錫甜畫船已載先生去燕子無人自入簾絕句  
云夜雨漲波高一尺失卻搗衣平正石明朝水  
落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憶江頭送客云大江  
中夜滿雙櫓半空鳴後有羽軒李翔高善爲絕  
句盧蒲江甚愛之有云春愁自是無重數又被

貴耳集

卷上  
三十六

汲古閣

東風揭繡簾老子興不淺也

二十四友金谷宴  
千三百里錦帆遊

人間無此春風樂樂極人間  
無此愁朴翁絕唱故錄記之

山中趙仲白庚夫有歲除卽事曰縫紉連夜辦今

朝杵曰頻買花簪稚女送米贈貧鄰宦薄惟名

在年華與鬢新桃符詩句好恐動往來人稍得

詩云鶴殘籬外筍鼠舐墨中膠讀文清曾公集

云新如月出初三夜淡比湯煎第一泉寄僧云

詩句日從窗眼寫墨九夜入枕頭收久從方詩

境晚亦落魄終于右選有子殿試前四名登第  
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也

高九萬越人號菊磧好作唐詩有春詞鬪草歸來  
上玉階香泥微污合歡鞋全籌贏得無人賞依  
舊春愁自滿懷孤山云雪後騎驢行步遲孤山  
何似灞橋時近來行輩無和靖見說梅花不要  
詩輦下酒市多祭二郎祠山神有詩云簫鼓喧  
天鬧酒行二郎賽罷賽張王愚民可煞多忘本  
貴耳集

卷上  
三十七

汲古閣

香火何曾到杜康同周晉仙睡有云更有詩人  
窮似我夜深來共紙衾眠

張韓伯名弋又名奕有秋煙草頽然而長面帶燕  
趙色口中亦作北語寄秋塘詩五湖風雪分頭  
去千里淮山信脚行涉世真成妄男子談詩長  
憶老先生塘邊瓜茹須頻灌郭外田疇粗可耕  
莫倚瘦筇吟白髮浪傳詩句入都城許定夫館  
千麾下欲命官不受周宗聖有張韓伯欲爲

羽士趙紫芝作疏之詩後死于建業定夫葬蔣  
山下題曰大宋詩人張奕墓

謝耕道耘天台人自號曰謝一犁有犁春圖諸公  
喜于納交善滑稽三十年間天下詩人未有不  
至其室詩軸不知幾牛腰巾高二尺餘方口大  
面行于市孰不曰謝一犁因是名滿京洛壁間  
寫詩中有一聯云路深容馬窄樓小插花多事  
繼母極孝母九十七八歲該慶典初封人榮之

貴耳集

卷上  
三十八

汲古閣

戴石屏式之名復古黃巖人有石屏詩藁賦淮村  
兵後云小桃無主自開花煙草茫茫帶晚鴉幾  
處敗垣圍故井向來一一是人家秋懷云詩談  
天下事愁到酒罇前晚春云鶯啼花雨歇燕立  
柳風微城西云詩骨梅花瘦歸心江水流春日  
云客愁茅店雨詩思柳橋春九日云黃花一杯  
酒白髮幾重陽

葉元吉名祐之儀矩峻潔灑然玉樹之清家素貧

典衣買書讀悟性理之學誦諸尊宿語錄先後  
次序數百言灑灑可聽有同菴文集二十卷盧  
蒲江深尊敬之作喜雨詩云木葉臨風皆好色  
稻田流水亦新聲余舅子也元吉姑子也余不  
以兄事之事之以師禮手抄詩一卷見授自跋  
云李長吉有表弟得長吉詩草皆投之溷中爲  
長吉恃才傲物故辱之意余以長吉待元吉也  
忍四十年之貧爛醉而死余哭之獨哀不忍師

貴耳集

卷上  
三十九

汲古閣

道之已矣乎嘉禾有沈鞏字元吉相頡頏于蘇  
秀二州皆爲慈湖先生上弟

張端義字正夫荃翁自號也鄭州人居姑蘇大父

雲莊公登辛未趙榜先君詠齋爲淮南漕光宗

卽位初年應詔上書下後省看詳羅紫薇點劉

左史光宗極稱賞之將上謂時宰所沮予少苦

讀書肄舉子業勇于弓馬嘗拜平齋項先生于

荆南如慈湖說齋鶴山菊坡習菴皆從之遊愛

作詩賦小詞盧蒲江取碧雲千里暮紅葉十分  
秋之句周晉仙取怨春紅豔冷之句孟藏春取  
蜨詩不因花退盡必是夢殘時之句凡海內名  
勝來吳必訪樂圃之張書桃符曰江湖且過詩  
酒叢林應端平更化詔上第一書二年再應詔  
上第二書三年明堂雷應詔上第三書得旨詔  
州安置以螻蟻之微嬰斧鉞之威人皆危之當  
國者云詔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宗制幸脫萬  
竇耳集

卷上  
四十

汲古閣

死考之典故安置待宰執侍從居住待庶官聽  
讀待士子自効待軍將小臣用大臣之法誤矣  
或者以安置爲竄謫之極典又非也余三十年  
前賦秋江圖一絕云浪靜風平月正中自搖柔  
艣駕孤篷若無三萬六千頃把甚江湖着此翁  
今白髮種種儻符此詩語吾志畢矣余生于淳  
熙之己亥書于淳祐之辛丑年六十有三有上  
皇帝三書詩五百首詞二百首雜著三百篇曰

荃翁集

貴耳集

卷上  
四十一

汲古閣



貴耳集卷上  
終

貴耳集卷中

宋 鄭州張端義著

明 虞山毛 晉訂

貴耳二集續成余謫八年強自卓立惟恐  
與草木俱腐著書垂世又犯大不韙志非  
抑鬱而怨于書也又非臧否而諷于書也  
又非譎怪而誕于書也隨所聞而筆焉微  
有以寓感慨之意而渡江以來隆紹間士

貴耳集

卷中

汲古閣

大夫猶語元符宣政舊事淳熙間士大夫  
猶語炎隆舊事慶元去淳熙未遠士大夫  
知前事者漸少嘉定以後視宣炎間事十  
不知九矣况今端淳乎使貴耳集不付子  
雲之覆醬瓿幸也淳祐四年十一月八日  
東里張端義書

紹興三十二年壽皇登極諸路帥臣監司郡守進  
貢總數爲金約百五十兩爲銀約一十九萬一

千七百六十三兩有奇爲絹約三萬四千五百疋爲馬約五十匹此許及之諫藁內載

契丹有玉注碗每北主生辰稱壽徽考在御嘗聞人使往來知有此注意甚慕之自恥中國反無此器遂遣人于闐國求良玉果得一璞甚大使一玉人爲中節往遼覘其小大短長如其制度而琢之因聖節北使在庭得見此注目睨之久歸虜首問玉注安否北朝始知中國亦有此注

貴耳集

卷中

汲古閣

女真滅遼首索此注及靖康金人犯闕亦索此注與遼注爲對今又不知歸達人否高宗南渡有將水晶注碗在摧場交易高宗得之泣下云此哲廟陵寢中物也

太后諡聖字者垂簾典故用四字諡慈聖光獻曹后宣仁聖烈高后欽聖獻肅向后昭慈聖憲孟后憲聖慈烈吳后恭聖仁烈楊后章獻明肅劉后保佑仁宗十二年之政諸賢在朝天下泰和

諡不及聖字或者議有玉泉長蘆之識起于側  
微更于深知典故者訂之章獻屬疾語于仁宗  
曰願與祖宗同日爲忌三月二十九日上仙乃  
太宗大忌後仁宗亦同前爲翁婦後爲母子此  
亦國朝之異事

孝廟在御北使進國書必起御座三步中貴取進  
忽賀正使至殿上去御座數十步必欲屈萬乘  
親臨移時不決知閣王抃忽撒起國書云駕興

貴耳集

卷中  
三

汲古閣

虜使失儀而孝廟喜王抃之機捷孝廟聖語云  
在朝無一人乞斬北使者毘陵丁逢以選人上  
書乞斬北使不執臣禮以存中國之體孝廟大  
喜卽改京秩

京師大相國寺有術士蜀人一命必得千隔夕留  
金翼朝議命顯肅后父鄭紳貧無藉有姪居中  
在太學爲前廊姪約叔同往議命叔笑曰何不  
留錢沽酒市肉耶強之乃往如其所約術士先

說紳命只云異姓真王再云居中命又云亦是異姓真王因前命而發紳以后貴積官果封王居中作相亦封華原郡王外戚生封王爵者自紳始

壽皇在御秀邸凡有差除未嘗直降指揮于差勅內必首稱面奉德壽皇帝聖旨除某人至今秀邸差劄可考

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藝祖載諸太廟獨貴耳集

卷中  
四

汲古閣

趙忠定特出此典故隨筆卻稱云不受相麻而除樞密使三洪家素知典故者亦及此未曉也

本朝年號或者皆曰有識諱于其間太平有一人

六十卒字太宗五十九而止仁宗劉后並政天

聖曰二聖人明道曰日月同道徽宗崇寧錢上

字蔡京書崇字自山字一筆下寧字去心當時

有云有意破宗無心寧國靖康曰十二月立康

王嘉泰曰士大夫皆小人有力量喜

宣仁太后勸神廟不可輕用兵當以兩國生靈爲重縱使獲捷獻俘不過主上坐正殿受賀而已生靈肝腦塗地萬萬矣此真女主堯舜神廟自此兵議少息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卽來和天尊出楊礪之夢載諸國史祥符崇尚道教建立宮觀專尚祥瑞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謂獻

芝草三萬七千餘本獨孫奭不然其事真宗久

貴耳集

卷中  
五

汲古閣

無嗣用方士拜章至所有赤脚大仙辭之又玉帝云當遣幾箇好人去相輔贊仁宗在禁中未

嘗尚鞋惟坐殿方尚鞋靴下殿卽去之

慶曆諸賢皆天

人徽宗卽江南李王神宗幸祕書省閱江南李

王圖見其人物儼雅再三歎訝繼時徽宗生所以文彩風流過李王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江南李王見藝祖時典故高宗韋后生徽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后言朕夜來被錢王

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韋后誕高宗及建  
炎渡江今都錢塘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  
夢乎

夷門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獮塊然一物無頭  
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曰  
獮來諸閣分皆扃戶徽廟亦避之甚至登元金  
坐移時或往詣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煖  
曉則自榻滾下而去罔知所在或宮妃夢中有  
貴耳集

卷中  
六

汲古閣

與朱溫同寢者卽此獮也或者云朱溫之厲所  
化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孝廟將授受于光廟擇正月使人離闕選日講行  
大典孝廟與周益公云二月一日日蝕避正殿  
未滿旬日有此典故恐非新君所宜朕自當之  
俟日蝕後別擇日外廷俱不知之太子春坊姜  
特立來謁益公云宮中已知人使離闕廷便講  
授受之典寂然不聞益公正色荅云朝廷大事

外庭豈可預聞恐非春坊所當言自此譖言先入益公相光廟不數月而免今平園有光廟御書跋語載之甚詳

孝廟欲除張說簽書樞密專在廷諸儒力爭孝廟一日盛怒與周益公言朕將用花臂膊者爲樞密使益公荅云臣敢爲天下倡祕書省正字沈瀛當輪對一奏劄薦張說反不稱旨卽自免周益公後至宰輔沈正字止如此識見淺深亦足貴耳集

卷中  
七

汲古閣

以下前程遠近

壽皇一日過南內有唐突人通州高栢在望仙橋裏山呼壽皇止輦問理會何事奏云訴分卽時降旨送棘寺壽皇取案牘自閱內有一臺官貽書卽時國門吳邑令趙善宣卻金不受特轉一官訟無半月而決壽皇斷獄如此聖明

蕭鷓巴恭奉孝廟擊毬每聖語許除步帥久不降旨孝廟亦以北人不欲處三衙忽鷓巴醉中語

侵孝廟云官家會亂說許臣除步帥數次久不  
降旨孝廟怒送福州居住居數月德壽忽語孝  
廟云蕭鷓巴如何不見孝廟舉前說奏知德壽  
云北人性直官家不當戲之喚取歸來德壽賜  
錢五千緡仰福帥津遣赴闕仍舊還職及德壽  
發引日鷓巴號哭于路欲絕北人歸順本朝真  
終始而不變者也

秦檜一日瞻高廟天顏不悅奏云何事上勞聖慮

貴耳集

卷中  
八

汲古閣

荅云郊祀匹帛闕五百萬支散臣當爲陛下任

此事忽一日奏云乞禁中賜臣酒四金壺將某

日宣賜秦約張韓二將來議事自朝至午未間

未得謁入但見中使宣賜御酒來心愈惑且驚

移時秦與張韓進並不發一語忽云御前賜酒

同飲一杯張韓奉卮戰慄不敢飲秦先取酒飲

一勺少定緩云主上要與二將各假一千萬緡

以奉郊祀祭畢後撥賜張韓謹奉令奏知高廟

得旨止假五百萬緡

首當是秦會之

孝宗末年宰相奏試館職聖語云可求二人遠方人試吳獵字德夫潭州人項安世字平甫荆南人後德夫爲四川宣諭使曦變化息安丙新有復蜀之功聲勢赫赫德平時輕財重義適德誕日安致餽玉帶一條直數千緡與幕屬宴有一客云安相公玉帶可得觀否德夫發匣而示之客撫之良久德夫取酒來舉帶爲客壽安聞之始服其量德夫歸自蜀至歸峽間泊舟呼其主帑者可具隨行信匣數來近得四千枚乃與諸客言其入蜀之初諸處致餽本不欲受恐以其絕物受之未嘗啓封行歸田里何以見親舊四方書來或從婚葬見告某未有以應之今得策矣呼書吏來寫掩帖某人幾掩幾匣但不必問其物亦賭采耳第道夫至首詢其兄出蜀何以伏臘計德夫舉餘掩匣與之德夫一世偉人凡

貴耳集

卷中九

汲古閣

所舉動必異于人如此

劉岑字季高官至侍郎高宗時召從臣未達時貧甚用選官圖爲下飯飢時以水沃飯一擲舉一匙如此苦淡常云不會爲小人事下碁時未能不爲小人也能知人緩急在朝凡受人所託事了無書但與來介云傳語官人說事已了不及作書若得書則事未了諸朋友多以不得書爲喜帥維揚日有一舊同官之子以父未葬爲請

貴耳集

卷中  
十

汲古閣

季高戚然與念扣之買山幾何礮斃幾何緇黃不須問其子歷歷具陳此某之責吾友且留相伴密使一親信人齎數百緡往其家買山辦其終事兩月親信人回始與其說喪已舉矣子無慮方遣其歸季高與人說觀子之氣太爽得錢必不從親爲重此一事不了終爲吾輩累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吁季高真急義人也今之視座主之子孫邈若路人況同官之

子乎

荆公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荆公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

武后亦女中之秦政也有三數事不可泯沒造一

十八字峯爲地惡爲臣墜爲照囿爲國鄭漁仲

貴耳集

卷中  
十一

汲古閣

云皆有所祖篆文纂中峯字出戰國策孔子廟堂記歐陽詢書有大周額價十倍于無額釋氏華嚴經序天冊金輪皇帝御製卽武后也

京下忽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會之呼一鑄工櫛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早用了鑄工親得鈞旨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間京下見錢頓出此宰制天下之

小術也

建炎之初虜勢未講和之使來必煩百官郊迎其書在廷失色秦相恬不爲意盡遣省部吏人迎之朝見使人必要禱位此非臣子之禮秦相待之甚當是日朝見殿庭之內皆以紫幕鋪滿北人無辭而退

澹菴有薦賢錄首章謂上欲求詩人遂薦十五人以王庭珪爲首晦翁亦以能詩薦此時伊洛之學未甚專門也

貴耳集

卷中  
十二

汲古閣

太學有鼓占云無火災不出宰相開禧陳自強相端平鄭清之拜相丙申火焚太學櫺星門鼓占不驗矣又有鼓占云此非宴游之地乃是多文之所學中燕未嘗來巢蚊獨多他處

中庸大學二書朱文公或問解說學士書生以爲理學之祖或者云出于漢儒之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與易之繫辭云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句法何異子

路問強一章恐非子思之言如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仲尼曰子思孫也豈有孫可稱乃祖之名之字乎大學在明德在新民致知格物治國平天下倒大功用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文漢儒之言雜入也

大靈豆華山陳搏有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飢筋力如故顏色若嬰兒世罕得服之者

華山陳真人而隱于睡小則亘月大則幾年方一

貴耳集

卷中  
十三

汲古閣

覺馮翊羽士寇朝一事處士得睡之大畧還全神觀唯睡而已小童劉垂範往寇其徒以睡告劉坐寢外聞鼻鼾之聲雄美可聽曰寇先生睡有樂乃華胥調既有曲譜記如何劉以濃墨塗滿紙題曰混沌譜

張乖崖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搏詩云世人大底重官榮見我西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生

种放往見陳希夷希夷曰君當富貴名聞天下又  
希夷嘗爲卜葬地于豹林谷下不定穴旣葬希  
夷見之云地固佳而稍後世當出名將其姪世  
衡果爲名將

談苑云陳搏字圖南唐譙郡人不第隱武當山辟  
穀鍊氣後居華山雲臺觀閉門高卧經月方醒  
太宗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

邵氏聞見錄搏長興中進士有大志隱武當山常  
貴耳集

卷中  
十四

汲古閣

乘白驪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塗聞藝祖  
登極大笑曰天下定矣遂入華山居焉

錢若水謁陳搏求相約曰過半月來至期陳邀入  
山齋山中一老僧擁衲附火錢揖之僧開目而  
已默坐久之陳問僧曰如何僧搖頭曰無此等  
骨陳語若水曰吾見子神觀清粹謂可學神仙  
余見之未精不敢奉許決之老僧渠云子無仙  
骨但可作貴公卿亦急流勇退僧卽麻衣道者

真宗忽問陳搏國祚靈長之數陳奏云過唐不及  
漢紙錢使不得已先知紙錢之讖

太宗諭陳搏往見諸王至壽王邸卽回云壽王門  
下皆將相張耆夏守贊楊崇勳皆登樞府

左傳云物從中國名從主人中國曰太原夷狄曰  
太鹵莒師于蚡泉公羊曰于瀆泉直泉也善道  
當爲善稻長狄謂之伊緩賁泉夷狄謂之失台  
楚有材晉實用之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  
賁耳集

卷中  
十五

汲古閣

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楚師宵潰楚失  
華夏析公之爲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彭城  
之役楚遇于靡角楚師宵潰楚失東夷雍子之  
爲也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通吳叛楚至今爲  
患子靈之爲也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鄢陵之  
役楚師大敗楚失諸侯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  
皆然矣註曰言楚亡臣多在晉

表著叔向曰朝有著定會有表文有禴帶有結會

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  
過結禴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定十五年邾子來  
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  
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  
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  
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

石言于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晉方築虎祈  
之宮叔向曰是宮也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唐開

貴耳集

卷中  
十六

汲古閣

元龍池聖德頌石自鳴春秋傳怨讎動于民有  
非言之物而言廣明元年華嶽廟玄宗御製碑  
隱然有聲聞數里劉曜時石言于峽永嘉五年  
石言于平陽懷帝蒙塵建興五年愍帝蒙塵石  
言于平陽宣和間艮嶽成朱勔進太湖石有大  
者數千人輦不動徽考云此石必要官爵遂封  
爲大將軍賜金帶橫于石上石始輦動何異石  
言也

兩雷罪藏冰繆矣此申豐荅季武子之問

叔向曰有讒鼎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  
俊其能久乎服虔曰疾讒之鼎明堂位曰崇鼎  
一云讒者地名鑄于甘讒之地

吳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  
獻紵衣焉註云吳地貴縞鄭地貴紵

宋公殺世子座傳惠牆伊戾告太子將爲亂與楚  
客盟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

貴耳集

卷中  
十七

汲古閣

請日中不來吾知死矣按僖公五年晉獻殺世  
子申生一百九年殺世子二晉宋之君皆闇秦  
用趙高殺扶蘇漢信江充戾園亦縊漢安帝信  
江充廢順帝唐宗以武后殺三世子明皇聽李  
林甫殺太子瑛文宗信劉楚材太子永暴薨昭  
六年宋寺人柳怨華合此乃坎用牲埋書而告  
公曰合比納亡人華臣盟于北郭公初信戾而  
殺世子後信柳而逐大臣宋之寺人能用牲爲

盟書以誣人爲可畏也

傳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註云一圻方千里一同方百里

經云宋華合比出奔衛按秦任趙高殺世子扶蘇誅大臣蒙恬李斯輩秦亡漢元帝任恭顯殺蕭望之張猛安帝任江京樊豐譖廢順帝桓帝任單超徐璜等殺李雲杜衆權歸宦官致黨錮之禍靈帝以張讓爲父趙忠爲母任侯覽王甫

貴耳集

卷中  
十八

汲古閣

曹節段珪殺太后誅李膺陳蕃黃巾大起至小黃門蹇碩作元帥袁紹乘中外之憤盡誅閹人漢亦亡矣宋魏以降不可具書唐明皇任高力士雖將相亦厚結之肅代以後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吐突承瓘竇文場王守澄牒陳洪志仇士良田令孜劉季述之輩毒亂宗社擢髮不足以續其罪續字必有來處

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明夷日也日之數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而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註云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且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皂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昃爲臺日之數十自甲至癸日中盛明故以爲王

晉夢黃能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能入于羽淵註作熊賈逵曰熊獸也說文似豕山居冬蟄釋魚云鼈三足曰能汲冢瑣語云平公夢

貴耳集

卷中  
十九

汲古閣

見赤熊

國語曰  
夢黃熊

鄭裨竈曰妃以五成註云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火畏水故爲之妃火星也水得妃而興陳則楚襄妃合也五行各相配合得五而成五及鶉  
火火盛水衰

季氏介其雞邠氏爲之金距介者搗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鄭氏云介甲也爲雞着甲莊子云紀渚子爲王養雞乃十日復望

之似木雞唐明皇好鬪雞貧者或弄木雞帝生  
西歲鬪者兵象

周索戎索索法也書序云九丘八索卽此索也

繁弱  
弓也

定四年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

朱晦翁王伯照琴說琴大絃散聲中黃鐘二太簇

三仲呂四林鐘五南呂六黃鐘七太簇清若按

中徽其所中之律爲如此則是專以黃鐘爲宮

不復可遺想矣今世所傳琴曲五調余嘗以音

卷中  
二十

汲古閣

貴耳集  
律考之皆仲呂一均也宮調乃仲呂餘調倣此

夫仲呂四月之律萬物長養之時作五絃之琴

以歌南風其此之謂乎後人增爲七絃乃加其

清聲此段說仲呂一均又與前說不同均字鄭

漁仲書畧註云作韻也

司馬公語元城曰因看三國志識破一事曹公平

日之姦至此盡矣臨死作遺令令者世之遺囑

也操之遺令諄諄數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

家人婢妾無不處置獨禪代之事此子孫自爲  
吾未嘗教爲之實以天下遺子孫自享漢臣之  
名姦雄雖死亦有術也操夜卧圓枕敞野葛尺  
許飲醢酒至一盞恐人報已揚此聲以誑人遺  
令又揚此聲以誑後世

高祖戚姬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嫡立  
少張子房得畫計厚幣迎四皓怪問何爲者四  
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

貴耳集

卷中  
二十一

汲古閣

從吾兒游乎曰今聞太子恭敬愛士故臣等來  
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指示戚姬我欲易之  
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良之爲太  
子也深唐太宗建成元吉有隙以秦府多驍將  
密以金銀器結尉遲敬德智畧之士可憚者房  
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已而  
秦王竟以兵殺建成元吉太宗同高祖取天下  
風響氣燄豈建成元吉所可當諸將勇武皆樂

爲用使漢太子有尉遲敬德事未可知唐太宗  
有四皓建成元吉必不死矣

唐武德四年太宗作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  
士皆用隋之舊臣杜如晦隋進士房玄齡隋羽  
騎校尉儲祕書于志寧蘇世長王世充右僕射  
薛收隋侍郎道衡之子褚亮陳後主召試爲薛  
舉黃門侍郎姚思廉陳吏部察之子仕隋爲史  
官陸德明陳大建中後主爲太子集名儒入講

貴耳集

卷中

二十二

汲古閣

孔穎達隋大業明經高第授博士李元道未詳  
李守素隋末依王世充虞世南陳滅入隋大業  
中祕書郎蔡允恭顏相時無傳許敬宗正觀中  
除著作郎後在姦臣傳薛元敬隋部侍郎之子  
蓋文達時與孔穎達專門受業蘇勗無傳此唐  
皆用陳隋舊人置之文學是以尊崇之使之究  
其用之勿疑也本朝太宗取諸國有名之士入  
弘文館修書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皆徐鉉陶

穀之筆是亦祖唐之遺意

盜亦有道黃巢後爲緇徒曾住大刹禪道爲叢林  
推重臨入寂時指脚之下有黃巢二字儂智高  
雖邕州潰卽逃往外夷方臘舊名朕此童貫改  
曰臘後亦不知所終就擒者非臘也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詩名昔昔鹽十韻樂苑  
以爲羽調曲玄怪錄載籛條三娘唱河鵲鹽曲  
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疎勒鹽滿

貴耳集

卷中

二十三

汲古閣

座鹽歸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利  
骨鹽謂之鹽者吟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  
杖鼓曲也

鄭漁仲通志總序不取班固作西漢自高祖至武  
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慙自昭帝至  
平帝凡六世之後資于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  
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司馬談有其  
書而司馬遷能成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

能讀父書固爲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其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

郭尚賢耽書落魄自陽翟尉致事嘗云服餌引導之餘有二事乃養生之大要梳頭浴脚是也尚賢曰梳頭浴脚長生事臨睡之時小太平

章子厚元和初簾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州錢穆父行詞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後見穆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

貴耳集

卷中  
二十四

汲古閣

雜職安敢輕行杖

馬子方作守令幕下黃次山作啓與廟堂不入意自改云方四十九之年買臣自知其將貴當乙巳之歲淵明已賦其歸來固不敢自比于古人欲以此折衷于夫子黃大服

建陽孟貫獻詩于世宗遂聯九品有藥性論其畧曰性旣感攝體從變通浮萍作楊花之義子紅莧爲跛鼈之還丹吳鹽治體秦麝去疢斷可識

矣

遜道者明水開山第一代通慧入定片時便知未  
來已往有一士人志誠懇請問自己功名遜答  
云待老僧及第時公也及第其人以為戲已大  
不樂而去後二十年唱第殿廷期集所拜黃甲  
推最少者拜年高者問者適當年高選衆推一  
少年者即遜道者名李彌遜狀貌與前身無異  
其人大驚急往西江明水問遜道已遷化年月  
貴耳集

卷中  
二十五

汲古閣

即彌遜所生之年月二十七年中書舍人二十  
八歲見園悟云遜師兄錯了也公不覺潛然淚  
下二十八歲便致其事年六十餘坐脫而逝珥  
琪皆孫也

皎如晦請一村僧住長蘆疏云這般梵刹顧非些  
少叢林箇樣村僧豈是尋常種草要得門當戶  
對還他景勝人奇一公長老生鐵面皮潑天聲  
價盡大地捏成院子未稱全提將河沙卻作衲

僧不消一喝且看大光菩薩面漾卻朶根尊者  
家來撐沒底船擊起蘆花千尺浪全提末後句  
祝延玉葉萬年人

丹經亦道家流始于離修養起于離坎離中虛三  
坎中滿三二陽中有一陰坎水也二陰中有一  
陽離火也離火中有水坎水中有火鄭漁仲亦  
云離中有真水坎中有真火水火二性相濟爲  
用運于一身亦然心爲離腎爲坎心火下水濟  
腎腎水上火濟心此母子胎養法丹訣以辰砂  
煅出水銀砂屬離水銀卽真水以水銀煉成靈  
砂水銀屬坎靈砂卽真火要知內外交養法不  
出此坎離成都道人親說此妙術

謝道人嘉州洪雅人嘗賦茗帚詩埽此圖清淨愈  
埽愈不淨欲要埽教淨放下茗帚柄在彭州葛  
仙治洞中坐多有蛇纏身三五日不去移上深  
山中打坐忽一日以青褐寄觀主我去矣數日

不知何往倚大石而逝觀主瘞之是日有一老  
持謝道人簡來取青褐老云偶相遇在閩州始  
知其尸解矣

楊青不知何許人自云從軍遇異人來隱南華山  
中以縛茅爲葶籠飲食寢處其間又當虎狼蛇  
虺出沒之地雖三更亦歸風雨不渝

月湖何文昌異爲廣幕校文惠州因遊羅浮至大  
石樓遇黃野人一見便言做得尚書年九十袖

貴耳集

卷中  
二十七

汲古閣

出一柑分食之月湖由是清健無疾後果如其  
言或云黃野人有云篋長三文餘止一節授一  
篋于月湖問其孫未嘗有之

嘗聞老儒言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爲首卦然後知  
楊雄太玄經以中孚爲首卦卽漢之易邵堯夫  
云凡一代立國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謂  
大橫庚庚是也

堯舜授受相傳至禹傳之子東坡云堯舜慮天下

也深大禹慮後世也遠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  
在爾躬允執其中舜命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捨此別無他語禹之傳則  
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商書則曰垂裕後昆俾  
輔子爾後嗣啓迪後人周書則曰欲至于萬年  
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啓佑我後人詩云千祿  
百福子孫千億旣受帝祉施于孫子文王孫子  
有商孫子吁堯舜之世未嘗有一語及子孫則  
貴耳集

卷中  
二十八

汲古閣

知天下乃天下之公器天下共之三代之後子  
孫之念重所以湯放桀武王伐紂周之平王東  
遷子孫賢不肖可知矣自秦漢以下哀鴉恭冲  
悲夫

文選昭明太子之所作昭明在梁時亦鬱鬱不樂  
移此志于文選考之集中諸公負一世名者皆  
不得其善終班固張華郭璞機雲嵇康潘岳謝  
靈運輩嘗讀其詩感愴之言近似鬼語屈原離

騷有山鬼殤良可哀也

戎州有蔡次律家于近郊山谷嘗過之小軒極潔  
外種餘甘子因名味諫後王子平送橄欖于山  
谷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  
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

錢自漢以五銖行王莽罷小大錢改作貨載之建  
布貨泉乃令民且獨行大錢後魏鑄太和五銖  
梁有東錢西錢長錢周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

貴耳集

卷中  
二十九

汲古閣

又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十與五行大布並行唐  
鑄乾封泉貨寶錢一當十女真鑄太和錢一當  
十端平鑄錢一當五輦下置監鑄不及千緡費  
用朝廷萬緡不一月罷大錢皆非治世所當鑄  
大觀太和可以監也

岳與秦爲世讐每得秦氏一物必曰賊秦最有大  
利害處總領百官渡江以後秦會之收諸將兵  
柄時所建岳肅之一爲此官八年有以此告則

曰君命也則曰昔文及甫潞公之子曾除長平  
使者力辭不受先臣所爭不當有此官子受之  
是背父命終不肯拜岳失于不辭也顓天集載  
建皇子因激秦之怒苗劉之變尚新領兵突有  
此議自蹈危機岳引司馬公作運使曰乞仁廟  
建立皇太子事擬非其倫司馬公儒者岳勇將  
道不同矣

張元昊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古俠士  
貴耳集

卷中  
三十

汲古閣

志題崆峒詩曰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  
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又云  
踏碎賀蘭石埽清西海塵鸚鵡詩云好着金籠  
收拾取莫教飛入別人家張吳徑之西夏范文  
正公追之不及獨表姚入幕府朝廷困西兵十  
餘年皆二人之力姚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  
見一青天後六十年有施宜生改名方人也  
入大金曾爲奉使來朝逆亮欲南牧登北高峰

發一語云北風甚緊次年逆亮來開禧有柳虛  
心過北境問其在南作何官荅云發兩解博不  
得一官北云爾今要作何官曰要做翰林學士  
北卽授此官凡嫚書之來皆其筆也

王景文質興國人在上庠公私試必魁一日試文  
帝道德爲麗論終日閣筆欲袖卷出方擬議間  
忽有人曰天下之至美吾心之至樂景文得之  
一筆而就果爲魁首其豪放不可及有何處難

貴耳集

卷中  
三十一

汲古閣

忘酒蠻夷太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蒼溟豪  
傑將斑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雷  
霆 何處難忘酒姦邪太陸梁腐儒還有酈好  
漢總無張曹趙扶開國王徐賣靖康此時無一  
盞淚滴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  
聊置畚運至卽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  
此時無一盞拍碎玉闌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  
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

和氣自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曾入張魏

公幕有雪齋集

何處難忘  
酒四篇

詩句中有梅花二字便覺有清意自何遜之後用

梅花不知幾人矣林和靖八首梅詩惟疎影橫

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可謂絕唱有作聽

角詞五更角裏梅花調吹落梢頭那箇花又有

云小窗細嚼梅花蘂吐出新詩字字香杜小山

云窗前一樣尋常月纔着梅花便不同綠窗昨

貴耳集

卷中

汲古閣

三十二

夜東風少開遍梅梢第一枝半夜梅花入夢香

玉人和月嗅梅花紙帳梅花醉夢間夜寒無可

伴移火近梅花惆悵後庭風味別自鋤明月種

梅花

鷺鷥一名春鋤爾雅註行如春鋤山谷亦有詩獨

雍陶一聯曲盡寫物之妙立當青草人先見行

傍白蓮魚未知以屬玉爲鷺鷥非也

張冠之名甫號易足居士有文集十卷多從于湖

交游豪放飄蕩不受拘羈淳熙間淮有三士舒  
之張用晦和之張進卿真之張冠之也寄荆南  
詩餘生自判一虛舟未審尋詩慰客愁梅欲飄  
零猶醞藉柳纔依約已風流關心弟姝無黃犬  
入夢江湖有白鷗別後故人相念否東風應倚  
仲宣樓

雉山周宗聖師成書之長興人少年秀麗讀書善  
記議論古今落落可聽有詩高遠愛作選格有

貴耳集

卷中  
三十三

汲古閣

梅詩曰采采芳梅枝瑣碎白雲委在山千花怨  
出山百鳥啼操持思所寄轉趾述所思清披太  
始風寒應太虛月一日拂人衣三歲香不歇仕  
不得志晚年若有所遇如游仙散聖之徒

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祭蓋俟鬼渡河之後  
作祭儀十卷云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所以  
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之後作祭儀十卷  
云或祭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俟之葉少蘊云

公異博學多聞援證有據必不妄發惟洪文敏不然其說但載牛女渡河之說用少陵詩或者又曰鬼渡蕭關則祭二者當與知禮者質之

詩序曰國風雅頌分爲四詩以元城公言之四詩一自是四家魯詩本之申公齊詩本之轅固韓詩本之韓嬰毛詩本之毛氏漢四家詩各有短長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今

貴耳集

卷中  
三十四

汲古閣

未見申轅嬰詩久矣韓詩有四十一卷慶曆中將作簿李用章序之毛詩在四詩中之一詩也黃州黃陂縣有李藏器一軍朝廷養之既久初無他心因趙文仲與楊伯洪交承之間相失密與王旻謀說尚全作亂初意不過撼揚之下自安耳黃陂北軍初未嘗有叛志生計差豐重離土王旻無以復命一夕呼千人竄投德安王昊開門納之又出數千人與于都統戰李虎自淮東

來文仲出五十里迓之獨與李虎並轡而行謀  
滅王旻之口虎至卽調王旻往均州去未數日  
王旻復回王旻寨柵盡爲虎軍所占王旻軍猶  
此擾擾虎旻二軍互爭于市文仲彈壓不定呼  
王旻來議事李虎就馬上殺之南北兩軍巷戰  
縱火文仲見事勢急棄城宵遁李漕全家死見  
任官死者數人城中之火近旬不滅嗚呼懷相  
嫉之心稔天之禍借兵權而修私怨朝廷何負

貴耳集

卷中  
三十五

汲古閣

耶

楊伯洪知黃州忽一日早飯覺有薄荷氣食之後  
疑素養白雞黑犬就其內飼之雞與犬俱斃有  
孫來前以匙數粒食之晚亦斃楊始驚急服解  
毒藥嘔血數升遂將庖者鞠之乃云童德興授  
其藥庖則荆湖制司人復改爲飯局童諭之藥  
不驗當以薄荷可發朝廷知之差中使齎金器  
宣賜兼撫問伯洪引庖者對中使自白本末中

使亦驚復奏童德興赴召慮事覺先飲藥而卒  
禮云私諱不出門二名不偏諱臨文不諱韓文公  
辯諱一論其說詳盡近年以來士大夫之避諱  
自避于家則可臨官因致人罪則未可趙清  
之父名不陋使客吏整一漏處呼而問之荅曰  
今次修了不漏遂黥客吏趙文仲在楚趙倡家  
初至問其何來荅云因求一碗飯方到此趙怒  
及其已名又及其父名立斬之陳立道知寧國

貴耳集

卷中  
三十六

汲古閣

府有新司法饒州人初參問其何往荅云在安  
仁縣寓居徑入大慟于家廟屬吏輒稱先世之  
名爲司法旁呈失措卽尋醫而去楊燁之父名  
王休同鄉有老儒王休合改選郡吏不敢呈擬  
數年不調後鄭昭文當國始得改秩王立之父  
名蒙凡仕宦處必有一客吏先言相見時切莫  
道及蒙字丁寧再三可怪習尚如此但未能各  
家自刊禮部韻畧耳

嘗讀樊噲傳有販繒屠狗之徒能取公相之位深切喜之寧考在位三十年主上在御二十年遍十八舉取士九千人今爲朝廷任事者皆無科目人奉使王柝免銓使薛及大法過府許國白身人趙拱澄觀之徒趙范趙葵並不會銓試全子才白身人王夬亨彭大雅余玠曾發解賈涉會式中何元壽李會伯皆任子下有姓名官職不稱者不載

貴耳集

卷中  
三十七

汲古閣

建業間園丁種梨曰蜜父種枇杷曰蠟兒新羅使者多携松子賂公卿家問其名有玉魚子龍牙子

菰最盛無如燕趙車騁擔列道路俱香彼人云未至舌交先以鼻選

閩士赴科吳人赴調各以鄉產自誇閩曰荔支吳曰楊梅有題壁曰閩鄉玉女含冰雪吳郡星郎駕火雲

古今治天下各有所尚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  
周尚親秦尚刑名西漢尚材謀東漢尚節義魏  
尚辭章晉尚清談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華  
本朝尚法令議論

耿南仲作廣東憲過梅嶺宿次水驛讀書聽蛙鳴  
厭之使虞侯傳語其聲愈鬧用紙作釘緘其口  
蛙覆死不受虞兵傳語蛙仰死卽是虞兵不曾  
傳語明日視之皆仰死至今沙水無蛙

貴耳集

卷中  
三十八

汲古閣

名山大川皆有神司之潯州一土神並無土偶像  
但有一木主長五尺餘半在地書云唐御史李  
伯行殿上庚艮羅列無一敢擅取者立見報應  
考之唐書無傳

李珣閩人隨兄尉永新邑妓劉興祖貌不妍受納  
士女李以兄任滿欲歸適有江西漕試復留候  
試了而別劉有樓萊潔李修讀其上及試劉津  
其行李捷至劉備犒捷之費李復來治省課居

數月如京行囊色色取辨輦鏹束帛以壯其行  
祝李早擢第富貴無相忘省捷時犒倍之鄰里  
姍笑劉之愚李不來矣李還家一年無信鄰里  
昨笑者又復揶揄之忽一日李書至劉雖知李  
有來音猶未知李之可踐盟否李首謁令乞劉  
去籍令欣然予之夙有約事主母當恭孝撫兒  
女如已子執釜鬻以奉朝夕使彼此可安可久  
李許其約歸近李舍先書問信主母進退唯命

貴耳集

卷中

三十九

汲古閣

主母知其來越二十里外迂之一見如妯娌然  
李今其處任此韶教曾茂實言之

廬陵王排岸之女孫眉目秀麗能琴碁弄翰墨失  
身富家常鬱鬱不樂慕名勝而終焉郡有朱淵  
未第其室寢廢家事不治經營一妾頗難其人  
鄰媪云王排岸女孫歸久試與官人謀之朱笑  
曰恐無此理行成以八百券爲質一至其家內  
外之事若素定七月十一二日夜夢入一宮有

二黃袍中坐二姬左右云汝去久何未來耶見  
殿下有判官抱一簿寫端平幾年吉州解試榜  
王欲看判官云汝手觸未可看行三四里過小  
池塘碧色坳水濯手二小金龍繞指不下始得  
見簿前三名某人某人第三朱某且云過省及  
第二姬堅欲留黃袍云更展三年一姬捧玻璃  
碗酒一勺棗二枚一姬就首上取金鳳釵插其  
首黃袍以一詩絳囊置之胸間寤也五鼓歷歷  
與朱言之相對驚詫朱云試已同往仰山炷香  
纔至廟與夢中所見更無少異玻璃碗見在後  
殿二姬如生但一姬首無金鳳釵祝者云七月  
十二三間失去還舍越一夕揭曉朱某第三名  
次年過省登第後三年王一疾而卒正符黃袍  
所展之數其第夢王來云今爲仰山第三姬也  
朱爲南雄法曹自作一傳以紀其本末

